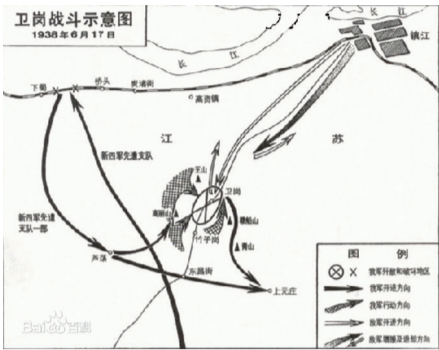


陈毅诗作《卫岗初战》的两个版本

□ 王荣 王抒滢



韦岗,又称卫岗,地处镇江之西,与句容交界。崇山峻岭,地形险要,镇江至句容的一条狭长的公路从两山之间穿过。

1938年6月15日晚,粟裕率新四军先遣支队4个连,由下蜀入境,部署韦岗伏击战斗。6月17日,粟裕从各连中抽调精悍步兵6个班、驳壳枪1个班、轻机枪1个班组成伏击队,凌晨至赣皖山与高丽山之间的韦岗设伏。上午8时20分左右,一辆日军军车从镇江开往句容方向,粟裕指挥轻机枪手射击,敌车汽缸被击穿。约隔六七分钟,日军官轿车驶来,被打翻在路旁水沟里。五分钟后,又三辆敌车到达,两辆被击毁,一辆未进入伏击圈而掉头仓皇逃跑。

此战共击毙日军少佐土井、大尉梅泽武四郎等十余人,伤十余人,击毁汽车4辆,缴获长短枪10余支,钢盔10余顶,日军旗一面,日钞7000余元和大批军用品。除一部分重要战利品外,其他因无法运走,付之一炬。待敌之增援“十七卡车又坦克一辆”及“敌机三架”忽忽赶来,我军已撤至安全地带。

韦岗战斗是新四军进入苏南后的第一仗,它的胜利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振奋了江南人民的抗战情绪。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给新四军发来嘉奖电:“……所属粟部,袭击韦岗,斩获颇多,殊堪嘉尚,仍希督伤,继续努力,达成任务。”

粟裕作诗一首:新编第四军,先遣出江南。韦岗斩土井,处女姿凯还。

1938年6月21日,陈毅得知韦岗伏击战的捷报,兴奋不已,当即作诗曰:

故国旌旗到江南,终夜惊呼敌胆寒。
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
陈毅的这首诗作脍炙人口,被誉为“东进江南第一歌”,经常被引用和吟诵。但是,四句诗中有三句出现了不同的版本,孰是孰非?

197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陈毅诗词选集》出版发行。同年5月25日,人民日报刊登《陈毅同志诗词选》和《陈毅诗词选集》序言,其中《卫岗初战》的诗句有所修改。首句“故国旌旗”改为“弯弓射日”,突出了时代特征,即为抗日而进军江南,运用“后羿射日”的古神话,使艺术上富有浪漫主义色彩,且“射日”一语双关,耐人寻味。次句将“惊呼”改为“喧呼”,只改动了一个字,描摹“敌驻我扰,敌疲我打”的游击战争,艺术上更为贴切。第三句改“遭遇”为“交战”,使主动寻战的意思更加明朗。

弯弓射日到江南,终夜喧呼敌胆寒。
镇江城下初交战,脱手斩得小楼兰。
原来是初稿与修改稿的差异所致。但因两稿均朗朗上口,所以在流传时常常会“串台”。



长假期间,中共镇江地方史馆、镇江方志馆(两馆)迎来客流高峰。“两馆”地处西津渡镇屏山文化街区,原为清代海关道台沈公馆,身兼市方志年鉴和地情资料收藏中心、地情研究咨询开发中心、地方文化对外交流宣传中心和爱党、爱乡、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功能,“两馆”完整展现了名城镇江古代、近代、现代、当代的发展全貌。

图为镇江外国语学校七(1)班同学在了解镇江的历史。

柴懿 摄影报道

让乡邦文献焕发青春

——中学教师李洪文校注出版句容古志古诗的故事

□ 李伶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地方志内容纵贯古今,横陈百科,自成一脉,独树一帜,具有独特魅力。正是出于对乡邦文献的珍视,句容中学老师李洪文20多年来在教书育人之余,搜集、整理句容古志、古诗,添加标点符号和注释,采用简化字,让这些古志、古诗既保留原有风貌,又将他们从晦涩难懂的尴尬境地中解放出来,先后出版了《乾隆句容县志(校注)》《光绪续纂句容县志校注》《句容古诗词赋三千首(校注)》和编著的《句容诗综》四部著作,共约430万字,为句容乡邦文献的整理出新、弘扬光大作出了贡献。

考证华阳洞天主人即李春芳

1995年,他在镇江师范专科学校读书,《扬子晚报》载有沈承庆先生考证出《西游记》95回有“李春芳藏名诗”,这与今日流行本《西游记》之最早版本上署名“华阳洞天主人校”相吻合。

李洪文是句容人,知道“华阳洞天主人”就是明朝名臣李春芳。而此处的“华阳洞天”不就是史志上记载的句容茅山“华阳洞”吗?李洪文小时候常听老人讲李春芳“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传奇故事,但从未听说过他与《西游记》的关系。倘若《西游记》作者果如沈承庆文章所言是句容状元李春芳,岂不是为句容文化再添异彩?

2000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李锡厚为沈承庆《话说吴恩》作《序》也谈:“40年代,研究吴恩的学者从吴的诗作《赠李石麓太守》中发现,‘华阳洞天主人’实为李春芳。华阳洞在江苏,李春芳曾在此读过书。这一发现如与前述世德堂本卷首的‘华阳洞天主人校’字样相联系,则《西游记》作者之谜亦迎刃而解。然而这一发现并未被研究者直接与《西游记》作者问题相联系,以致又一次与解开《西游记》作者之谜的大好时机失之交臂。”

1996年8月,李洪文被分配到句容茅山磨盘中学任教。利用节假日,他一边深入民间,调查李春芳生平事迹传说;一边搜集集志家谱等资料,从古志家谱中寻找李春芳隐居茅山的材料证据。

功夫不负有心人。李洪文考证出李春芳致仕后隐居茅山华阳洞时,答谢致仕后回到茅山的儿时伙伴王近山,有《王岩潭(字近山)年丈过访山中即席奉赠》诗,证明李春芳青少年时期,也曾一度生活在句容茅山。同时考证出《西游记》95回藏名诗颈联两句中“秀”字与“芳”字相对,“秀”字,即指李春芳曾祖句容人“李秀”(葬句容赤山东麓)。查找到句容李氏、张氏族谱中“邑人”李春芳写



作的文章,以及李春芳的句容后人涉及李春芳的诗文作品。尤为重要的是,李洪文又发现《西游记》一书中的“方隅山”“道祖山”“大灵山”等山就在句容茅山。且李春芳(原名“果”)在《西游记》诗歌中将“春”“芳(花)”“果”等隐射自己,这就弄清了“华阳洞天主人校”《西游记》的大致原委,又为沈承庆的“华阳洞天主人(李春芳)校定《西游记》”之学说提供了强有力的新证。

走上寻找古志之路

在考证过程中,李洪文在学校图书馆里读到新编《句容县志》。该志收录有《乾隆句容县志》《光绪续纂句容县志》等古志书的多篇《序言》,他发现所加的标点符号需要商榷之处较多,需要纠正。且该志正文对古志内容涉及不多,不利于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和继承。考虑到李春芳是明朝首辅,估计会在其后古志中留下一些蛛丝马迹。这就诱发了他走上了寻找古志之路。

后来他寻得一部《乾隆句容县志》,是台湾成文出版社1974年版的电子版。随后他又多方努力,取得《弘治句容县志》《光绪续纂句容县志》等句容古志书的电子版。根据这些古志,他一边着手校点注释,编纂新版句容县志;一边利用节假日,去句容各地实地考察,以便准确校点注释。利用周末假日业余时间整理句容家乡古籍资料,不经意间就坚持了二十个春秋,简化校注了《乾隆句容县志》等多部书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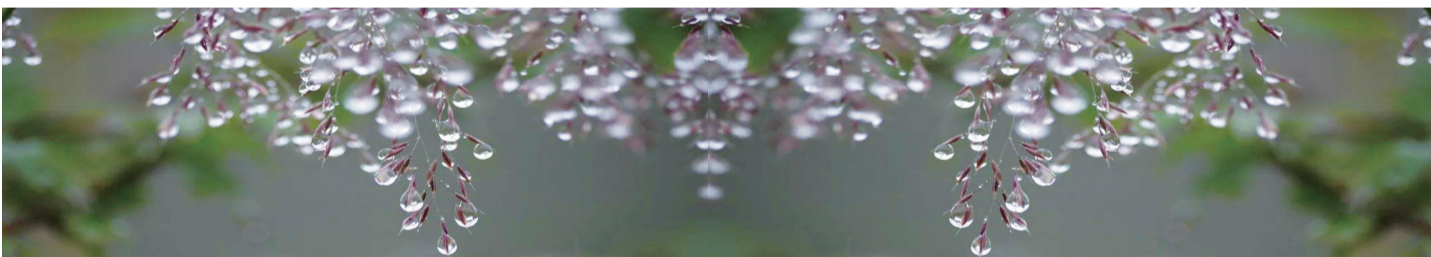
校注初稿出来之后,他仍不放心,觉得需要一本更为清晰的善本来最终定稿。这时,他听说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

所有清晰善本,那是竺可桢同志高价从商人手里买下的。为此他申请有关方面出具公函并特地聘请一位专业摄影师跟他一块来到南京。果不虚传,竺可桢副院长买下的《乾隆句容县志》《光绪续纂句容县志》非常清晰。按照李洪文提供的索引,摄影师逐页拍照。李洪文将带回来的照片和电子版文字漫灭处一一比对研究,根据这些照片纠正并完善了他校注的《乾隆句容县志(校注)》,由苏州大学出版社于2016年11月出版发行。

让乡邦文献焕发青春

由于前期的准备工作做得比较充分,几本县志又是一起研究,这就为之后的编著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当《乾隆句容县志(校注)》出版发行时,他校点注释的《光绪续纂句容县志校注》其实几乎是同期完成。

在校点注释编著上述两部县志过程中,李洪文查阅了国内大量史志资料和诗文集,之后有了意外的收获。他发现涉及句容的古诗词赋数量非常庞大,许多散落在古代诗文集而未收纳入县志。连同史志所录,他共搜集到3691首。经校点、注释,这就诞生了他的第三部著作《句容古诗词赋三千首》。其中有关句容茅山之700余家2300余首,尤为耀眼璀璨。他又将新增100余家500余首茅山诗歌汇入,共2881首,一律注明出处,便于今人考证。且对疑难词句进行注释,便于大众品鉴赏析。再对学术上有争议的诗歌和人物等考镜源流还其本来。这就是他编著的第四本著作《句容诗综》。



谚语中的寒露农事

□ 郑鲁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说:“九月节,露气寒冷,将凝结也。”寒露过后,气温逐渐下降,我国大部分地区均已进入秋季,东北和西北地区已进入或即将进入冬季。俗语云:“寒露寒露,遍地冷露。”而此时正是秋收秋种的大忙季节,所以谚语说:“寒露时节人人忙,种麦、摘花、打豆场。”当代诗人左河水在《寒露》诗中写道:“天高昼暖夜来凉,草木萧疏梧落黄。昼享菊香播小麦,夜尝梨贝养脾胃。”

“寒露收豆,花生收在秋分后”“豆子寒露使镰钩,地瓜待到霜降收”“寒露到,割晚稻;霜降到,割糯稻”,这些谚语说明一件事,即寒露节气是秋熟作物的收获期。太阳到达黄经195°时为寒露。此时气温较白露时更低,露水更多,且带寒意。

古代把霜露作为天气转凉变冷的表征。因此寒露后,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天气将更加凉爽,雨水减少,秋熟作物先后成熟登场。农谚说,“棉怕八月连阴雨,稻怕寒露一朝霜”“寒露不摘烟,霜打雨怨天”“寒

露不割葱,必定心里空”。由于一场秋雨一场寒,寒露过后,气温下降很快,成熟后期与收获期天气将直接关系到粮、棉的丰产与丰收,所以对已成熟的作物抢晴收获,成熟一块,抢收一块,并及时脱粒、翻晒,确保丰产丰收。

“九月树种已成熟,抓紧采集莫延误”“九月九,摘石榴”“寒露收山楂,霜降刨地瓜”“寒露柿红皮,摘下去赶集”“柿子红果在寒露季节也到了成熟收获的时期。宋代诗人苏轼有诗说:“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黄橘绿时。”

寒露时节既是收获的季节,也是播种的时期,我国的冬小麦到了适宜播种期,在抓好秋收的同时,要做好小麦的播种。“秋分早,霜降迟,寒露种麦正当时”“小麦点在寒露口,点一碗,收三斗”,这两句谚语是说小麦的最佳播种期是寒露。小麦是我国主要粮食作物和最重要的口粮之一,小麦的丰歉

直接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因此播种小麦的时期非常重要。

小麦种子发芽最适宜的温度是15℃-20℃。播种早晚、温度高低,直接影响种子发芽和出苗生长。播种过早,温度高,出苗快,冬前易旺长,不仅消耗养分,而且易受冻害;播种过晚,温度低,冬前积温少,苗小、苗弱、分蘖少,不利越冬。按正常年份寒露期间的温度最适合播种小麦。所以农谚说,“寒露到霜降,种麦莫慌张”“早麦补,晚麦耩,最好不要过霜降”“寒露霜降麦归土”“寒露霜降,赶快抛上”“要得苗儿壮,寒露到霜降”,就是说寒露到霜降期间,要种完小麦,不要超过霜降。

但是,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南北温差较大,在黄河以北地区小麦的播种期要提前一些。寒露前后,麦苗已经出来了,因此谚语说,“寒露前后看早麦”“菊花开,麦出来”。苏轼在《鸭种麦行》一诗中诙谐地说:“霜林老鸦闲无用,畦东拾麦畦西种。畦西种得青猗猗,畦东已作牛毛稀。”

生产队换菜籽油往事

□ 赵理章

1971年,我17岁,成为生产队里新增的一位甲等劳力。从13岁时的等外劳力(生产队标准劳动力分为甲乙丙丁四等),经四年艰苦的农活磨炼,生产队里的重活难活,包括推车翻河泥等一系列农事都已拿得起干得好。要晋升为甲等劳力,需经生产队里的老农认可,经生产队里的七名“队委会”评定后才能通过。

当年,由于我是生产队里最年轻的甲等劳力之一,外送公粮换油等一些重活技术活,常常会被安排外出。油菜籽成熟后,收上场晒干扬净,除上交国家一部分和留些种子外,剩余的大部分油菜籽,是生产队总人口全年食用油的来源。

这一年,菜籽兑换菜油的标准是:每10斤菜籽,在丹阳本地公社粮管所兑换到的菜籽油是3斤2两;在武进奔牛镇粮油厂兑换,每10斤是3斤3两;如到30公里外的常州植物油厂去,10斤菜籽可兑换到3斤6两菜籽油。

生产队为了兑换率的最大化,舍近求远,选择去常州植物油厂兑换。每100斤菜籽最多与最少比较,可相差5斤油,生产队共有几千斤油菜籽,兑换差率的一笔账算下来,多出的菜籽油是可观的。为什么会如此悬殊呢,很可能是油厂加工设备的先进与落后导致出油率的高低不同而定的。

上世纪70年代初,我们洪家大队购置了一艘小吨位机动型水泥船,专门在外埠水域运送农用物资,服务本大队各生产队涉农所需。生产队里共有40余名甲等劳力,当日外派去常州的有6位,三老三少,我是3位年少的劳力之一。生产队长提前一天就通知了我,我格外开心,兴奋的程度犹如中了一个大奖。闭塞的年代在农衣,面朝黄土背朝天,一年365天,天天与黄土打交道,年轻人是多么想外出一次啊!出外干的是重体力活,生产队长为啥不全安排年轻力壮的?民间有句俗语:“嘴上无毛,做事不牢。”生产队生怕年轻人做事有闪失,换油是大事,必须谨慎行事,所以3位老农是压阵的。

运送油菜籽,配备了3辆手推小独轮车,六对大水桶(存放菜籽油)。趁一大晴天的一大早,每一辆手推车一老一少为一组搭档,年少的推车,年老的拉牵,每车两大麻袋油菜籽,约400斤,从生产队的打谷场运送至洪家大队林站,上小木船从吕渡河运至吕城上岸,驳运到大运河边,再把油菜籽装上早已在这里等候的水泥船。

我们坐在船头的位置,当船尾的小柴油机发动后,船头向河中驶去,再调准方向驶向东方,随着前行速度的逐渐加快,小船两旁的波浪也渐渐分开加大。左右环顾,春意盎然的两岸风光,徐徐退向船后,此时此刻,迷人的景色,愉悦在心间;此情此景,犹如游船观光。眺望前方,南来北往的船只穿梭于千里绵延的古运河上。顷刻间,身心的疲惫抛到了九霄云外,兴奋的愉悦之情溢于言表……

约行驶3小时,中午11点多钟,小水泥船抵达了常州。由于紧靠在大运河植物油厂的码头,是他们本厂专用,不提供外埠船只使用,我们只得再向东行驶1000多米,停靠在常州怀德桥南岸码头。幸好,水岸落差很小,架在船舷上的跳板,另一头正好与河岸相平,给我们上菜籽提供了极大的便利。3个小伙子,每人弓下腰,由3位老农把两百斤重的麻袋,抬到我们的肩上,约30厘米宽的跳板,随着船上作业摇晃不稳,200斤重的大麻袋压在肩上,我的双腿抖个不停,当踏到跳板中间时,晃动更加厉害,每扛一袋上岸,吓得冷汗直冒。3辆小车一起装好之后,仍是小伙子推车老农拉牵,沿着运河南岸向西行1300余米到植物油厂。

我们在怀德桥下装车期间,眼光时而投向桥上,时不时看到桥上来来往往的,与我们年龄相仿的男男女女,他们骑着各式各样的自行车南来北往地串行。身穿白白净净的确良衬衫,手戴黑色皮质表带手表潇洒地路过,我羡慕的眼光久久跟随着,直至他们离开视线。

此情此景,此时此刻,我心里希望自己也能戴上手表,穿上的确良衬衫,骑上自行车,可惜当时这些只能是我的梦想。从常州回来后,我很长时间都觉得伤感,田间劳动时也没精打采,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太多的现实让我煎熬。

当年为生产队去常州换菜籽油,如今已半个世纪过去了,在我早年做农民的人生记忆里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当年的情景,点点滴滴现在仍记忆犹新难以忘怀。

